

台湾

SHAONIAN

少年

小说选

TAIWAN

XIAOSHUOXUAN

●徐静波 编选

●少年儿童出版社



台湾

少年

小说选

1995年10月

第10期

第10期

第10期



# 台湾少年小玩艺

---

●徐静波 编选 ●少年儿童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您想了解台湾,了解海峡彼岸的少年吗?

这本集子共选收了十四篇表现台湾少年生活的小说,时间跨度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其中不少是台湾获奖的作品。读者从中可约略了解到四十年来海峡彼岸少年心态的种种情状及其演变轨迹。这里有透过孩童的心灵来折射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的,也有通过大人的观察来反映少年人成长历程的。题材广泛,描写手法上也各有千秋。通过对这些少年群的描写,读者也可窥见台湾社会面貌的一斑。

## 台湾少年小说选

徐静波 编选

王立威 插图

吴列平 装帧

---

责任编辑 沈碧娟

美术编辑 郑兆棠 技术编辑 王竹清

---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阳人民印刷厂排版

江苏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7,000

1990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21,501 - 29,500

---

ISBN7 - 5324 - 0927 - 9/1·441(儿) 定价:9.00 元

## 目 录

---

- 周记本·····林海音 (1)
- 玫瑰·····林海音 (13)
- 初情·····潘人木 (26)
- 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 (42)
- 计·····潘人木 (74)
- 远景·····呼 啸 (94)
- 我儿汉生·····萧 飒 (110)
- 大火·····东 年 (139)
- 昨天当我年轻时·····朱天心 (155)
- 清水海岸的冬天·····江彤晞 (172)
- 信·····郑文山 (190)
- 鸡冠花开的时候·····唐怀萱 (218)
- 伤心时不要跳舞·····郭强生 (235)
- 卖家·····黄 樱 (257)

# 周 记 本



林海音

——啊！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贝多芬

**我**的声音因为兴奋而紧张，因为紧张便结巴起来了。我的兴奋并不是因为今天母姐会的出席人数比往常多，可以免得被校长挖苦，说我不会联络家长，每次只出席小猫三只四只。我的感情的激动，实在是因为今天出席的家长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丁薇薇的母亲。

随便座谈会性质的母姐会，照例是要由老师先开话头的，所以我便说话了：

“谢谢各位家长，牺牲了星期日的休假，来出席本班的

母姐会。但是为了孩子，我想大家是乐于参加的。能够和诸位家长多联系，对于我的教学有许多好处，我们也可以彼此多了解孩子们。小孩子有时候是有浓厚的双重人格的，他们在家庭时一副面孔，在学校时又一副面孔。就比如说吧，小孩子因为利用学校和家庭间没有联系，便常常会做出一些不诚实的事情来，家长和老师都巧妙地被蒙蔽着。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不妨来谈谈关于小孩子诚实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又面向着丁薇薇的母亲说：“丁太太，关于这点，您有什么意见吗？”

看起来，今天丁太太比我还要兴奋，她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母姐会，和其他的各位家长也是第一次见面。她听了我的话后，立刻很高兴地站起来，环视众人，并微笑地点点头，那样子就像她将有一大篇讲演似的。果然她说：

“林老师问我对小孩子诚实有什么意见，我先不要谈什么意见，如果各位家长愿意听的话，我倒要把一段关于小女薇薇的故事讲给各位知道。”

她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回过头来望了我一下，我和她互作会心的微笑，然后她接下去说：“当一年以前……”

当一年以前，是的，我也记得那是一年以前……

“我不是对大家说过了吗？写周记是要把这一星期中你认为值得记住的一件事，诚实地写下来。有些同学，我一看就知道是在乱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事。也有的同学写的并不是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总是写什么早上起来漱口、洗脸、吃点心、背书包上学等，这都是每天例行的事，还

算是值得特别写下来的吗？”说到这里，我便从桌上的一大叠周记本里，抽出了丁薇薇的，打开来接着向同学们说：

“现在我选出一篇写得最好的周记，念给同学们听：

“星期二是我的九岁生日，使我最高兴的事是妈妈买了许多礼物给我。一个圆圆厚厚的小蛋糕，上面点了九支小红蜡烛，还有一套毛衣和一双皮鞋。当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妈妈就拿给我，我真是高兴死了！我吹蜡烛的时候，爸爸在我左边，妈妈在我右边，他们都帮着我吹，我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我再念另一天的，大家仔细听：

“老师告诉我们，旅行是对身体有益的，我们星期日便到圆山动物园去旅行了。爸爸、妈妈，和我。妈妈做了三份野餐，她真好，知道我爱吃蚵仔，便特别做了蚵仔炒蛋给我吃，爸爸爱吃馒头夹火腿，她也做了。我们看见了许许多动物，妈妈一样样讲给我听。我最爱看那两头大象，用长鼻子摇来摇去找食物，我用花生喂象吃。我们一直玩到下午四时才回家。”

“看，”我念完后，又很庄重地对同学们说：“一定要像这位同学一样，把有趣味的，有价值的事情，诚实地写下来。”

我一边说着，不由得眼睛朝丁薇薇望去，她受了夸奖脸红了，害羞地低下头。她原是个乖巧的小女学生。

从周记本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学生家庭的情形，他们都毫不隐瞒地写着。比如曾秀惠是养女，林一雄的爸爸





是三轮车夫，胡慧的母亲替人烧饭做女工，都是我从周记本里知道的。班上的确有几个苦孩子，也很有几个幸福的孩子，丁薇薇便是幸福中的一个。尤其可以使别的孩子羡慕的，丁薇薇是独生女儿，她的母亲特别

喜爱她，好像这位母亲是专为女儿而生存的。有一次薇薇在周记上便写着她因为生病请两天假，她的妈妈整天陪着她。“我的妈妈真好，我病了不肯吃药，妈妈便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你如果病死了我要多伤心，乖乖吃药吧！我便说：那么我吃药可以，妈妈不许离开我一步。妈妈说：我不，我不，我一定不。她便在床边陪了我两天两夜。给我唱歌讲故事。”她这么有趣地写着——要娇惯坏了！我每次看了薇薇的周记便不由得这么想，我认为有机会见到

薇薇的母亲时，我一定要劝她不要太娇惯了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唉！这样真诚的母爱如果让曾秀惠分享一些，该多么好！我想起那失去母亲的小养女。

为了家长和学校间的联系，本校各班成立了母姐会，每个月一次座谈会，大家谈谈，交换交换意见。第一次的母姐会，我的班上出席的人便不够踊跃，没有见到薇薇的母亲，也很使我失望。但是在第二天薇薇交上来的周记本中，我便看见那理由了：

“妈妈突然病了，爸爸送她住到医院去，所以星期日的母姐会，妈妈不能参加。我不能去医院陪她，因为医院不许小孩进去。我很难过，我生病妈妈陪我，妈妈生病我却不能陪她。爸爸说妈妈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也希望她赶快好。妈妈临去时吩咐我，要用功读书，没有妈妈管，也应当好好读书，我会听她的话的。”

为了表示我对这位好母亲的敬意，我在周记后面批了几个字：“要永远记住母亲对你的爱。”

但是第二个月的母姐会，也还是没有见到薇薇的母亲，薇薇在她的周记上告诉了我：

“爸爸和妈妈结婚整整十年了，她们早就商量好，结婚纪念日要到日月潭去旅行，因为我要上学，所以不能跟她们去。星期日的母姐会，妈妈又没有参加。”

我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认识薇薇的母亲，但是在她女儿的笔下，我早已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一翻开薇薇的周记本，就像看见一幅“甜蜜的家庭”的绘画。这样快乐的家

庭，我总要去拜访一次的，因为关于母姐会的事，校长对我不太满意，全校几十班母姐会的成绩，我这班是属于“糟透了”的一个。我不得不活动四肢了。

费了一个整整的星期天，我跑了几个向来不出席母姐会的学生家。我很高兴终于能访问到了薇薇的家，更希望女主人此时正在家。开门的是位女工，我问：

“丁太太在家吗？”

“丁太太？”女工瞪大了眼。

“这里不是姓丁的吗？”我希望没有找错。

“只有丁先生在家。”

“那么……”我有些犹豫，但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男人，他客气地问：“我姓丁，您是找……？”

“啊……我姓林，是丁薇薇的老师。”

“是林老师，啊……，啊……”似乎不善言辞，但用手示意让着我。

屋里並沒有我理想的那么整洁，是因为星期日女主人不在家的缘故吗？我随口又问：“薇薇没有在家吗？”

“她到姑母家去玩了。”

我知道这位姑母，薇薇除了好妈妈以外，还有个好姑母，她的周记上也偶尔提起过。丁先生打破主客间的沉默，他说：

“孩子没有母亲，我又没有时间管她，薇薇一定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吧？”

没有母亲？“啊……？”我差点儿叫出来，“啊，不，不，

薇薇是班上最乖的学生了。”

没有母亲？我再想一遍丁先生刚说过的话和薇薇的周记本，……难道里面有什么差错？我不是跑到另一个姓丁的家里来了？我满心疑惑，便又问丁先生：

“丁薇薇是独生女儿吗？”

“是的，是的，如果孩子多一点，做母亲的也许不至于……咳，没有母亲，就只好拜托老师多管教了。”

又是没有母亲！“也许不至于”下面是什么呢？是死了？走了？病了？但是薇薇周记本上的，却是个活生生的母亲呀，上个星期还跟丁先生到日月潭度银婚去了呢！

但无论这里面有什么蹊跷，我总应当说个来拜访的理由的，只是我却不便说明我是来请女主人去参加下次的母姐会了，因为我不愿显得我糊涂得这样不清楚学生的家庭。我随便讲了一些关于薇薇在学校时的不关紧要的小毛病，希望家长也要随时注意等话。

当我起身告辞时，忽然想起薇薇的周记本，为了不忍心揭发它，于是我说：“丁先生，请不必对薇薇说我今天来过府上的事。”

从丁家出来的路上，我一直为这事困扰，我想不出薇薇的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周记本又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起去年毕业的我的一个学生刘海峰，他好像和薇薇是亲戚，海峰的母亲我也曾见过几次。

好奇心使我忘记一整天奔波的疲劳，我没有回校，便又到刘家去，因为我可以藉着看看海峰进入中学后的情形，

探听一下薇薇的家庭。所以当我见着刘氏夫妇后，说过海峰的情形，我便把话锋转了，我说：

“我刚从丁薇薇的家里来。”

“啊，可怜的薇薇！”刘太太叹惜着。

我怎么诱发刘太太说出薇薇家的情形才合适呢？我略一思索便说：

“是呀，薇薇没有在家，她爸爸一个人在家，那样子怪无聊的。”

刘太太不住地摇着头说：“胡慧英实在太倔强了，结婚十年了，说走就走，还是一去不回头。”她又问她的丈夫：“慧英走了快一年了吧？”

这叫胡慧英的女人，当然是薇薇的母亲了。那么她没有死——像我所想象的；也没有在家——像薇薇所写的。她只是走了，一个结婚已经十年的倔强的女人，扔下亲生的女儿，一去就不回头，只是如此而已。惭愧！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薇薇的家庭情况，那不怪我，只怪那活跃在周记本上的母亲，是如此真切！

“现在薇薇的母亲呢？她在哪儿？”我试探问。

“她一个人住在女青年会，自食其力固然可贵，但是这样的日子过到何时为止呢？”

“那么！那位丁先生呢？”

“和慧英正是倔强的一对儿，谁都不肯向谁低头。”刘太太耸着肩说。

回到宿舍里，我激动得难以入眠，不由得又把薇薇的

周记本翻开来读。我一边读，一边想，想到那间空洞的房间里，一灯昏黄下，坐着一个伏案执笔的小女孩，她正以全力写一部美丽的谎言，真是一个小小的了不起的女作家！她创造了一个快乐的王国——家庭，她是那国中幸福的小公主。我仿佛听见小公主的心声了：她低声轻唤着母亲，母亲便像女神一样地，姗姗而来……这是一本最美丽的创作，丁薇薇是作者，我是读者。无论是当她写着，或是我读着，我们的眼前都会呈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我管它叫做“甜蜜的家庭”的那幅图画。

我也想起了贝多芬在他的母亲死去后所说的两句话：

“啊！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到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住在女青年会的那个倔强的女人，她在冥冥中，难道听不到那小公主的心声吗？如果她真听不见的话，我怎么使她听到？

终于有一天，我坐在女青年会的会客室里，面对着这个倔强的女人了。我的来临，当然使她略感惊异，我说：

“我是丁薇薇的老师。丁……不，胡女士。”

“啊，我希望不是薇薇给您添了麻烦。”

我想起那天会见薇薇的爸爸，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两个人倒是一样的口气。我连忙说：“不，不是，薇薇是个好学生。只是——”

“如果有什么事，你尽可以去找她的爸爸，我们的事你当然知道。”她的爽急的说话态度，倒是合乎她离开家庭的

作风。

“是的，我知道一些，不过我以为也许有些事情，更需要母亲的……”

“啊，那倒不一定，薇薇的父亲是很疼爱薇薇的，他都可以办得到，你只管去找他。”她不听我说完，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她说话只管抢上风，我想当他们夫妻吵嘴的时候，针锋相对，她不会输给他的。“你要薇薇的地址吗？”

“不，不要，我並不要找薇薇的爸爸，他们的地址我也知道，你听我说，”我也不得不带着强迫的口气，否则她又要截住我的话了。我一边说着，便从手提包里拿出薇薇一年来的周记本，把它放到她的面前。“我只是请你看看这个，並且希望知道你的观感。”

“周——记……本？”她怀疑地慢慢念着。

“你一定要仔细地，忍耐的，逐页看下去。错字有不少，故事却有趣！”

我不知道当这位倔强的女人读着她的女儿的创作，脸上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随着她翻开第一页，我就站起身走到窗前去。我看窗外蓝天如洗，心中也平静得无所思念。这样一直不知呆了多久，我才回过身来。

周记本该是早被看完了，她一手支颐正沉思着，直到我走近她跟前，她才惊醒般抬起头来。我不会形容那脸，说它变成什么颜色或什么样子了，在她握住了我的手时，我只感觉她手掌汗热，她激动地说：

“我竟不知道我的小女儿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不诚实!”这回我抢接着说。

“啊不!是这样地需要她的母亲。”

我的手被紧握着。

.....

……我的手被紧握着，并被拉到讲台前来。

“……我竟不知道一个小孩子是这样地需要她的母亲，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便是小薇薇的一段不诚实的故事。同时，”丁太太说到这里，又侧过头去，我随着也转过头去看，啊，站在教室窗外的，是薇薇和她的爸爸，正向我点头微笑。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林老师这次的……”

“啊不，不，不，我只是……”

我只是更结巴了。

1956年发表

选自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绿藻与碱蛋》

.....

作者林海音，1918年生，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曾作过记者、编辑，现主持纯文学出版社。著有《晓云》、《城南旧事》、《春风》、《孟珠的旅程》等小说多种。

这是个颇有些蹊跷的故事。它写出了——一个渴望母爱的孩子的心声，也写出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在整个氛围上对孩子心灵的重压。失去母爱的孩子并不是将这种心声和重压



用痛楚委屈的语言倾诉出来，而是用一种孩子的渴求、希望和期待将这种苦涩、孤寂幻化成一幅幅虚假的美丽画面，对于当事人或知情人而言，它比带泪的哭诉具有更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当然，小说的结局是个大团圆。这个写于五十年代的故事对于进入九十年代的海峡两岸的家庭社会依然具有一定的警策意义。

